

中篇小说新作



河南人民出

5

47.5
10
5

责任编辑 夏 里

中篇小说新作 5

本社 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16开本 11.25印张 226 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 11,6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400 定价1.02元

5 中篇小说新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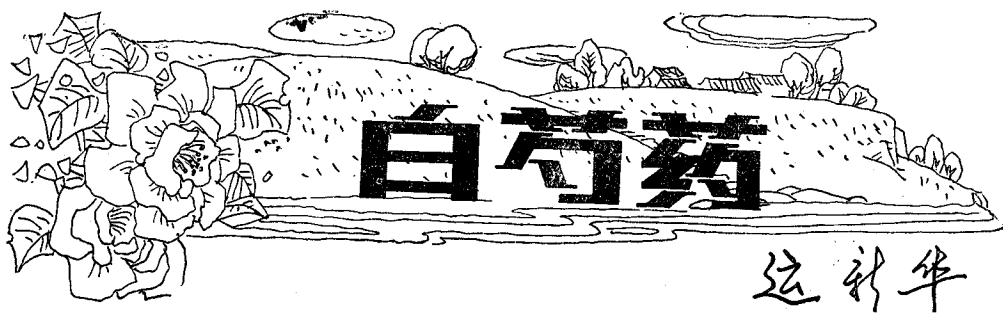
白芍药·····运新华

石灰吟·····邓兆让

左邻右舍·····张诗勤

心灵的呼唤·····席萍

李老全嫁女·····陈立风 陈谷



“嘎——”

华沙轿子车划个半圆形，稳稳当当停在路旁。严翎扭开锃亮的门把，轻盈地跳下车来。她朝司机摆摆手，又向门岗矜持地一笑，径直走进了师部大院。

这是一个宽敞而幽静的地方。它面对大海，背依青山，办公大楼，首长小楼，家属住宅，泾渭分明；花坛，礼堂，篮球场，应有尽有。在这座走路都怕踩脚的海滨城市里，这里简直算是世外桃源了。

踏着“嘀嘀嗒嗒”的号音，机关干部们拎着文件夹，端着保温杯，三三两两地朝办公楼涌去。严翎迎着人流，款款而行。她身材颀长而柔美，宛如一株亭亭玉立的白桦。鸭蛋形的脸庞，洋溢着青春和欢乐。清波闪闪的大眼睛，仿佛容得下整个世界。无檐帽下的缕缕卷发，随意地飘散着，好一副洒脱而奔放的风姿。

“请问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新来的白衣天使。”

“瞧，蛮漂亮哩。”

“你不晓得，人家树大根深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咱们的市委第一书记，乃是她的令尊。”

“呵……”

人们的目光和议论，交织在一起，恍若是张大网，重重地向严翎罩来。她虽然有点慌乱，但却没有低头，故意把嘴角轻轻翘起，若无其事地微笑着。因为经验告诉她：对于一切嘲讽和非议，最好的回答就是不予理睬，甚至连眉毛也不要眨一下。

当然，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另外，还因为有一层更深的、不大为人所知的特殊关系——她的爸爸是吴师长的老指导员，并在打锦州时救过他的命——所以，她才能在人员严重超编的情况下，被留在了机关。可这有什么呢？卫生所又不是舞厅和浴场，同样需要忘我的工作。如果，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女儿，怎么也不会引出这些闲话来。此刻，她心里不由感到一阵委

屈：偏见，纯粹是偏见……

呵，到了。这是一幢旧俄罗斯建筑，高高的屋顶，长长的露台，风格别致。它会让你想到公园的长颈鹿，想到莫斯科郊外的私人别墅，想到外国童话中森林女王的木屋。它独门独院，左侧搭着一排葡萄架，右侧栽着两行苹果树，还有花池和菜畦。甬道两旁，齐刷刷的小榆树被修剪一新，象是两堵绿色的墙。如果没有房顶上那个红十字，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个植物研究中心呢。

“约，严翎回来了！”所长方林笑微微地迎出门，好象几个月没见面似的。他身材硕实，脸色红润，风度翩翩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喜欢锻炼而且善于保养的角儿。

这时候，人们就象蜜蜂一样，从各自的房间涌出，把严翎给团团围住了。

“哎，我的事儿怎么样？”司药小颜子抢先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看看，我说要你记到本子上，记到本子上……”她把小嘴一撅，嗔怪地剐了严翎两眼。还没等她说完，严翎蓦然想起来了，急忙打开提兜，掏出那张自行车取货单，一语双关地：

“给，我的小凤凰！”

顿时，小颜子的脸多云转晴；她高兴极了，猛地勾住严翎的脖子，顺势在严翎前额上亲了一口：“你真好！”

严翎淡淡一笑，难为情地转过身子。接着，她又把两张票证递给刘大姐，将一本英语参考书递给卫生员彭阳。

“小严……”主治医李野，一位其貌

不扬的“眼镜”，默默地凑过来，轻轻唤了一声。“呵，对啦，还有我爱人的工作问题！人家已经搬来半年了，工作至今还没有着落，总用‘人员已满’搪塞，你说气人不？”

“李医生，那事儿我已跟马局长说好了，明天就办。”

“呵……是吗？！”李野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惊喜地张大嘴巴，真有点感激涕零了，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在人们眼里，严翎是一个生活的宠儿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，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。

该办的已经办了，该说的已经说了。此刻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既感到充实，又感到空虚；既感到优越，又感到卑怜……两腿一软，疲倦地坐到椅子上。

你看，她就是这样一个人：孤傲而善良，执拗而热情，任性而又喜欢帮助弱者。每个星期天，她都心甘情愿地为大家奔波；所以，人们自然要感激她。可是，怎样表达这种感激之情呢？尽管人人手中都有一张牌，但比起严翎来，却不免相形见绌。呵，好在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交换，现代人又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——无形的和有形的，精神的和物质的，统统可以流通。既有看得见的礼品，还有看不见的尊重和爱……就这样，在这个小小的白衣王国里，她被拥上了公主的宝座。

是呵，生活之神对于她来说，实在太慷慨了。二十五年，她的这叶小舟，向来一帆风顺，从没遇见激浪和暗礁。读书，当兵，提干，进修……一切的一切，仿佛

早已经安排好了，就象江河必将流入大海，幼苗必将长成大树一样合理而自然。即使在那动乱的年月，她也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进的。现在，她的这只小船，又驶入一个更加美妙而安静的港湾。每个周末，都可以回家同父兄团聚；每个节日，都可以参加一个舞会；每个月，都可以看几部外国电影，欣赏现代派画展和新项目体育比赛。再过些日子，到洗海澡的时候，她还可以天天泡在万顷碧波里，振臂畅游。至于工作么，平心而论，的确是有点轻松愉快——偌大个卫生所，医生多病人少，你就是两个月不上班，也不会有人找。

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她近来常常感到一阵莫名的忧烦和不安！是呵，自己的道路实在太坦直，这里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。也许，它就是暴风雨的前奏吧？她甚至有一种预感：在这平静的湖面下，正蕴聚着一排毁灭性的、难以抵御的波澜……

生活的浪花哟，你能不能把我撞翻？

二

“呵，出芽了！”

望着花盆里亮晶晶的嫩苞苞，严翎惊喜地叫起来。是呵，十几天前，它不过是一个硬梆梆的“纺锤儿”，现在竟然有了生命。如果精心照料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定会开出皎洁而柔白的花朵。

无忧无虑的姑娘们，谁不爱花呢？但是，由于性格、气质和经历不同，大家的欣赏情趣也不一样。有人喜欢清淡、素雅

的春兰，有人喜欢妩媚、娇艳的美人蕉，有人喜欢火红、热烈的杜鹃。而严翎，却喜欢不大引人注目的白芍药。这不仅是因为它象征着纯洁，也不仅是因为它同自己的工作服一个颜色；而且还因为它能入药，有“调肝脾，和营血”之功用，可以帮助人们解除病痛。

融融的春风，轻掠着她额前的卷发，轻拂着她红润的脸颊，细痒痒的。那几颗黄嫩嫩的幼芽，晶莹剔透，跃跃欲动，象一窝啁啾待哺的小鸟儿。这时候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出一只多情的蝴蝶，在花盆旁翩然起舞。她不由得抿嘴儿一笑。小东西，你的性子是不是有点太急了？要让它开花，还需要辛勤培育和耐心等待。

严翎拢了拢头发，拎起水壶就朝里灌。可不知为什么，那水半晌也渗不下去。

“哟，这样可不中。”蓦然，从背后伸过一只手，把水壶接下。

严翎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位从未见过面的山东大嫂。虽然她面容有些憔悴，但还挺俊气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象一对黑宝石儿。她上穿一件对襟蓝布褂子，下穿一件黑条绒裤子，脚穿一双家做的布鞋——在这座海滨城市的深宅大院里，显得那么扎眼，那么不协调。如果是在礼堂，她还会以为这是从五十年代走来的戏剧人物呢。

“妈妈，抱抱……”一个刚满三周岁的小男孩儿，使劲往她怀里拱，怯生生地不敢见人。小家伙虎头虎脑，大脑壳上还留着个小“月牙儿”，活象《小兵张嘎》

里的胖墩儿。他穿着一条开裆裤，小鸡子直撅撅地露在外面，怪逗人的。

山东大嫂从地上拾起根树枝儿，在花盆里戳咕了一阵子。这时候，那盆泥土仿佛变成了海绵，一下子就把水吸干了。

严翎笑笑，自我解嘲地：“呵哈，这回可行啦。”

结果，山东大嫂越发认真起来：“还不中，过些日子，你得挪地里去——要不，它才懒得开花哩。”

严翎不以为然，淡淡地一笑。这又不是大豆高粱，为啥偏要挪到地里去呢？种庄稼，你大概是个内行；可对于养花嘛，也许就不那么懂啦……

得，该办正经事儿了。

她摘下无檐帽，轻轻地一掸，问：“哎，你来找谁？”

“我想看看病……”她羞涩地一笑。

“那好，你到值班室吧。”

“可是屋里头……”她朝值班室望了一眼，脸上不由泛起两朵红云，象少女一样腼腆。

透过窗子，只见主治医李野端坐不语，默默攻读《药理学》，仿佛一个阿拉伯人在念古兰经。

严翎明白了。其实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呢？什么年月，还遵奉“男女授受不亲”那一套，真不愧是孔老二的同乡。

“大妹子，俺想麻烦麻烦你……”

有什么办法！一看见那求助的目光，恳诚的脸神，怜悯之情顿然而生。严翎二话没说，便把她带进了自己的工作间。

她刚刚拿起听诊器，小家伙就吓得大

哭起来。不用说，他准以为要给妈妈上刑呢。年轻的母亲歉意地一笑，搂紧宝贝儿子，轻柔柔拍打着，哼出一支迷人的歌儿。虽然辨不清所有的词，但光听曲子就够美的了。它醇朴，悦耳，带着一股泥土的芳馨。不知为什么，它还具有一种神妙的魔力，使小家伙很快便潜入了梦乡。

严翎为病人解开衣扣儿，一边检查，一边唠扯起来。这时候，她才知道，这位山东大嫂叫吴春花，住在沂蒙山一个小村子里。那儿的生活很苦，她的负担很重：打水，要靠手摇辘轳；吃粮，要靠人推磨……

“你今年三十几啦？”严翎忍不住问。

“俺才二十六哩。”

“呵……”想不到，她才比自己大一岁！可是，她的青春和热望呢？她的幸福和欢乐呢？呵，可怜的女人。

“孩子他爸爸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在二团汽车连当排长。”

严翎不由一怔，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高元岭。”

严翎的手象触电一样，急忙缩了回来。此刻，她仿佛又看到了那张黝黑而冰冷的面孔，看到了那头刺猬毛似的短发，看到了那种从眼角和嘴唇间流露出的毫不掩饰的嘲讽神情。

见她神色有点异样，吴春花目光一闪，问：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？”

“呵……”严翎不置可否地点点头。

大上个星期天，是严翎到卫生所工作

的第九个值班日。

吃完两顿饭，她正在屋里翻报纸，只听门吱呀一声，闪进个胖乎乎的小战士。他圆脸方唇，浓眉大眼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两排细密的小白牙儿，显得机灵而又可爱。

见值班的是位女将，他一毗牙儿，磨身就要走。

“回来！”严翎感到委屈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怎么，我是老虎吗？”

小伙子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毛病不少！”

小战士没招了，只好乖乖地缩起裤腿儿，将解放鞋一脱。瞧，那脚脖子肿得象个小馒头，一按一个坑儿！不用说，这是严重的风湿症。她二话没讲，就把小伙子带进理疗室，命令他躺在电疗机旁的铁床上。

严翎把电源线一插，那盏红外线治疗灯立刻亮了。柔暖的光热，烘照在红肿的患处，顿时产生一种痒痒的快感。小伙子眉毛一扬，甜甜地笑了。原来，他叫曾虎，是一个不久前随排长到机关驻勤的汽车助手。

正在这时候，忽听隔壁喊了一嗓子。严翎莫名其妙，急忙跑了过去。呵哈，原来刘大姐又为宝贝女儿的衣服式样发愁啦。并非吹捧，在这个小小的白衣王国里，严翎还是一位美学权威。涉及到此类业务问题，人们都要向她求教。她瞅瞅桌子上的图样，认真进行了比较鉴赏，然后便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；讲到大半儿，才猛

地想起电疗机旁的曾虎。

她叫声“不好”，急匆匆跑回理疗室。可是，小伙子已经无踪无影，只有那盏红外线治疗灯还在滋滋地照着……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严翎正纳闷，只听大门被“哗”的一下子推开，闯进一位健壮英武的黑大个儿。他仰着脖，阴沉着脸。一瞅那副怒发冲冠的架势，就知道来者不善。

“今天，是你值班吗？”他劈头问道。

严翎点点头，没有吱声。

“看样子，你就是严大夫喽？”一副嘲弄的脸神。

“怎么？”严翎冷冷地反问。

“请问，你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？”一道蔑视的目光向严翎射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别装糊涂——你那叫电疗吗？简直是烤猪蹄儿！”黑大个儿终于爆发了，嘴唇在微微颤抖，两眼寒光闪闪，“实不相瞒，我是曾虎的排长，看见他的脚烤成那样子，我真替你害臊！”

说完，他把手中的一团纱布，“啪”地甩到桌子上。

严翎恍然大悟：呵，烧伤，严重的烧伤——望着那团黄乎乎的纱布，她仿佛看到一只红肿的脚被烤得滋滋冒油……天哪，我失职了！此刻，她的心在隐隐作痛。

正当严翎戴好无檐帽，伸手去摘十字包的时候，不料，黑排长又冒出一句更难听的：“同志，要记住——我们的战士虽

然没有你高贵，但他也是一个人！”那眼神，那语气，好象前世就和她结下了深仇大恨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的手停在半空儿。

“我说你别拿人不当人。”

委屈、羞辱、愤怒，使严翎忍无可忍：“少来这一套——我错我检讨，用不着你来教训！”是呵，二十五年来，她什么时候遭到如此奚落，受过这种气呢？

于是，他俩越吵越凶，惊动了整个卫生所。刘大姐慌忙跑来，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。方所长怕事态扩大，不停地拍打着黑排长的肩膀，好象这样就能使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似的。最后，还是由于李野背起十字包，才使“战争”宣告结束。

临走，严翎又毫不示弱地剜了他一眼，他也恶狠狠地回敬了她。

当天晚上，小颜子便告诉她，此人叫高——元——岭……

“大妹子，你看俺要紧不？”

“呵——”

“噢，你还在生他的气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他就是那么个人，你可别放心里头去呀。”吴春花望着严翎的眼睛，笑着说。

说得轻巧，怎么能不放心里去呢？自己刚刚来到机关，就被他杀了个下马威，岂不有点狼狈！哼，你还想为他辩护……此刻，严翎真想把听诊器一卷，扭身就走。可是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呢？她毕竟不是他，拿这样一个老实人出气，称不上英雄。

是呵，我应该给她查一查——不，还要千方百计给她治好——让黑小子看看，自己并不是一个只会“烤猪蹄”的白痴和笨蛋！

严翎把心脏和消化系统检查完毕，便累得汗水涔涔了。吴春花感到过意不去，又主动把自己的病情报告一遍：

“俺没别的毛病，就是老心口疼，恶心，吃不下饭，有时候还吐酸水……”

看来，无疑又是那种常见的顽固症，自己在团卫生队的时候，见得多了。

严翎摘下听诊器，深深舒了口气说：

“不要紧，过几天，你再来一趟。”

说完，她伏到桌子上，很快便填好一张处方单：

慢性胃炎	胃舒平
	莨菪片
	……

三

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：当初你播下的明明是一粒甜种，收获时得到的却是一颗苦果……

大家知道，乡下人对医生历来十分敬仰而尊重，称他们为“先生”。所以，漂亮俊逸的严翎，在吴春花这位淳厚的山东大嫂眼里，俨然成了一个积德行善的女观音。她的方子不能不信，她的话不能不听。

果然，第三天早晨，吴春花又抱着“胖墩儿”找上门来。她疲倦而苍白的脸上，似乎有了点血色；两个浅浅的酒窝儿，溢

出淡淡的微笑。那小家伙也不再害怕，大眼睛叽哩骨碌，四处撒目儿，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问到病情，她便扬起秀气的眉毛，一抿嘴儿说：“见强哩。”不过，严翎心里有数：她这一半是精神作用，一半是对自己的感激；要想把那个恼人的顽固症治愈，可不容易。

甬道上的小榆树抽出柔嫩的枝条，花盆里的白芍药长出碧绿的叶子——一个月过去了。吴春花隔三叉五一趟，成了卫生所的常客。严翎不但了解了她的现在，而且还知道了她的过去。原来，她是一个孤儿，黑排长的父亲把她从大水中救起。十年之后，他们就由兄妹结为夫妻……呵，不幸的女人！在你的爱情生活里，岂不也是一片空白！

至于病，还是按慢性胃炎治疗。酵母片，莨菪酊，维生素B₁，该用的都用了。然而，收效不大。有时候，严翎怀疑是否自己的诊断有错误，常常为此蹙眉沉思。春花却反过来宽慰她说，十几年的老病怎能一朝就去根呢。严翎真想请大家一起会诊，可是又觉得太那个……再说，这里也没几个高手。所长方林，虽然是本科毕业，但近几年改钻关系学，早已对医道失去了兴趣。主治医李野倒是有一套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总象有点……那次，他把春花端详半天，但一问是找严大夫的，欲言又止。总之，人们对她似乎只有一句话：“你办事，我放心。”……

隐隐约约地，严翎产生了一种孤独感。她只好给老同学石妍——那个翘鼻子姑娘写信，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忧烦。是呵，

同志间的信任，是友谊的纽带；而一旦织进杂物，它就会变成藩篱的木杆……

一连七、八天，吴春花没有来取药。严翎正狐疑着，她的丈夫——那位黑排长竟破例登门拜访了。

“噢，又是你值班？”他主动问道。

一见他那个刺猬头，一看他那不冷不热的怪样子，严翎故意转过脸去。

“呵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严翎仍然没有吱声。

“今天，我首先向你表示感谢。”

“哼，用不着！”她在心里说。

“——不过，还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。”揶揄中带着一股怒气。

严翎大眼睛凌厉地一闪。

“说实话，我对你的诊断表示怀疑！”得，开场白结束，战幕拉开。

严翎心里“咯登”一下。然而，她毫不示弱，勇敢迎战：

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根据？”他把眼珠子瞪起来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吃了你一个多月的药，不但没见轻，反倒越来越重——难道还不是根据？！”

“这么说，是我加重了她的病情？”

“事实如此。”

“你！”严翎感到受了污辱，气得嘴唇发抖。这第二次交锋，实在激烈，唇枪舌剑，每个字都冒出火星子。顷刻之间，全体穿白衣的都被吸引过来。

黑排长首先申诉情况。还没等他讲完，严翎便将处方单“啪”地一甩，让大

家评理。人们望着桌子上的纸单单，就象在某种场合遇见一道难题，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谁也不敢先报答案。严翎痛苦地咬住嘴唇，胸中升起一股火：你们为什么不吱声？难道都哑巴了么？如果真是我的错儿，那也应该指出来——我宁可去蹲班房，也不愿站在这儿！

最后，还是得方所长出来解围。他又拍打拍打黑排长的肩膀，微微地笑着说：

“你看，按照病人的口述，诊断为慢性胃炎是对的；不过，事情嘛，也许会有个例外……”

“下午，是不是去医院查一查？”李野鼓足勇气，补充道。

对，X光是最公正的法官。不过——严翎把手一挥，叫起真来：“先讲清楚，如果查不出来怎么办？”

“……”

黑排长正要张嘴，只见一个小姑娘气喘吁吁地跑进门，脚还没站稳，就惊叫起来：

“高叔叔，吴阿姨她、她昏过去了！”

“呵？！”

严翎仿佛被猛击一拳，瘫软地坐到椅子上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吴春花的病情竟会如此发展，自己的预感竟会如此灵验——呵，上帝……

“什么，幽门癌？！”

这不啻是一个霹雳，重重地击在严翎的头顶，震得她两眼冒金花。不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她疯也似地闯进X光室，一把夺下那张乌黑的底片。呵，钡餐

透视，癌形龛影，不规则的钡剂充盈缺损，胃壁硬化，胃腔缩小……天哪，这不是幽门癌又是什么！

它为什么是癌？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它会是癌？！

此时此刻，严翎感到地转天旋，六神无主，脑海里仿佛投进了一颗重型炸弹。一切都迅速隐去，一切都不复存在——她的眼前只有一个定格的特写镜头：癌，癌，癌！

这是一座标准的野战医院。白色的楼房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门窗，俨然是一个光明的世界，可严翎面前却是幽暗的一团。大院里花草繁茂，蜂蝶纷飞，湿润润、咸滋滋的海风，传来水族们的呼吸和小人鱼柔曼的歌唱。而严翎的心，却掉进了冰窟窿……

“大妹子，你看俺要紧不？”吴春花拉住她的手，急切地问道。呵，那双大眼睛还象从前那样明亮——虔诚中带着天真，渴望中透着信任。

严翎感到心灵一阵颤抖，捂起脸就朝外跑。不料，又被焦灼不安的黑排长拦住了。

“你说，她、她到底怎么样？”

一看严翎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黑大个预感凶多吉少，象头野牛似的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。

严翎没勇气抬头，更没有勇气去迎击那逼人的目光。她将身子一挣，向外狂奔——

街道，人流，沙滩，贝壳……

呵，浪花，洁白的浪花。为什么会有

浪花？噢，原来已经到了海边。

此刻，大海正在涨潮。那溢溢荡荡的海水，改变了昔日的岸界，将一个个奇特的小岛子，拥进自己的怀抱。巨浪一排跟着一排，拍打着陡峭的巉崖，发出沉重的声响。这低缓而郁闷的涛声，呜呜咽咽，如泣如诉。难道说，你是在为那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大嫂哭诉不幸么？你是为她的丈夫和孩子倾吐悲哀么？不，你是在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而哭——哭她的愚蠢，哭她的无知，更哭她的蒙昧！

大海呵，你浩浩茫茫，广阔博深，为什么让我铸成大错，落到这步田地？

大海呵，正因你有潮涨潮落，涌腾不息，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这个生活的哲理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让我意识到呢？

呵，大海……

四

在吴春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严翎一直守候在她的床头。这并不是“组织安排”，也没有“明文规定”，而是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。为了赎罪，还是为了求得精神解脱？也许兼而有之。她是来宽慰春花，也是来安慰自己的。尽管方所长一再劝阻，尽管小颜子极力反对，她还是把背包搬到了医院。任别人说去吧，即使这里是法庭，我也甘愿让自己受到公正的审判！

虽然，她算不上一个好医生，但现在却成了一个好护士。为了让春花带走更多的温暖，她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。

每天都要打几针杜冷酊和吗啡，每天都要倒几次尿尿和粘痰，还要洗衣擦背，一匙一匙地喂饭……渐渐地，她的两只大眼睛陷了进去，周围泛出一圈儿黑晕。望着她那消瘦的面容，春花有点于心不忍，常常用眼睛劝她歇息。严翎也不吭声，只是一个劲地干，用劳累肢体的办法来麻醉神经——不然，她随时都可能哭出声。在她看来，世界上任何过失——哪怕枪走火——都是可以原谅的，而惟有这件事不能原谅！作为一个医生，其天职是救死扶伤；可自己不但没有帮助她战胜病魔，反而却……实在是耻辱，是罪过！春花呵，你给予我的是百般信赖，万般感激；可我所给予你的，又将是什么？

手术无效，癌细胞开始扩散。尽管春花还被蒙在鼓里，但感觉已经告诉她，生命即将完结。杜冷酊和吗啡失去了作用，牛奶和麦乳精也难以咽下。这时候，她反倒显得越发安然而沉静；望着窗外空漠的蓝天，常常凝神思索。呵，她又想起沂蒙山下那个小小的村落，想起茅草屋前那长长的流水，想起那沉重的辘轳和衰老的公婆——此刻，她多想再回去看上一眼呵；然而办不到了，永远办不到了……

“大妹子，俺怕是活不久了吧？”她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艰难地呼吸，宛若一条搁浅的美人鱼。

“不！不……”严翎心里“咯登”一声，赶忙掩饰道。接着，将一匙桔子汁送到她的唇边。

春花摇摇头，凄然一笑：“俺早知道了，这是癌……”

是呵，病长在病人身上，怎么能瞒得住呢！

严翎咬咬嘴唇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都怪我，误了诊……”

凭她的性格，要说出这句话是不容易的，可是，此时此刻，她觉得再不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将负疚一生！

春花欣慰而宽厚地笑笑说：“不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俺这是绝症，早晚都得去。看把你拖累成这样儿，我心里真过意不去……”

严翎鼻子一酸，眼圈蓦地红了。

春花见状，赶忙拉过她的手说：“来，再给俺梳梳头吧。”

严翎止住泪，拿起了梳子。她理着那一缕缕柔黑的长发，心里更不是滋味儿。

窗外，熏风摇曳着柳枝，送来了阵阵花香。春花不由目光一闪，说道：

“那棵白芍药，还在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还没有开花么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俺说得挪到地里去，你偏不信。在家，为了卖钱，俺每年都成片地种……”

呵，原来如此——

梳理完毕，春花接过汗津津的严翎，端详半晌，腼腆而柔情脉脉地说：

“俺有件事儿，想跟你说说……”

“讲吧。”此刻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她也在所不辞。

“看在这么多天的情份上，俺真想和你拜个干姊妹，真、真想听你叫俺一声姐姐……”

多么诚挚的目光，多么纯朴的心灵。

“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！”严翎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头扑进她的怀里，放声痛哭。久蓄的情感，久蓄的眼泪，终于得到了喷涌的权利。这泪是水，它可以清洗思想；这泪是火，它可以陶冶灵魂！

“别哭了，好妹妹。”春花两手一阵痉挛，嘴唇骤然变青，“快，你去把元岭叫来，还有蒙儿——”

严翎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喉咙：呵，诀别的时刻到了……

半小时后，黑排长抱着蒙儿闯进病房。他只朝严翎冷冷地一瞥，便径直向妻子扑去。严翎的心头不由一颤，但马上又平静下来。是呵，自己应该承受这种无声的谴责。

望着垂危的妈妈，天真的蒙儿眨动着大眼睛，由惶惑转为惊恐——小嘴儿一咧，放声大哭。可怜的孩子呵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母亲了——不，你将永远失去她了。

春花让丈夫把蒙儿放在身旁，轻轻地拍抚着，并用柔弱的声音，又哼起了那支美妙的歌儿——

白芍药，

白芍药，

春姐姐来了，

你绿满山坳；

夏姑姑来了，

香气四处飘……

呵，听清了——这次可听清了！它虽然没有高雅的曲调，却动人心弦；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，却散发着泥土的芬芳。

歌声中，严翎仿佛看到美丽的春花抱着蒙儿，正坐在茅草屋前，凝神远望。清凌凌的小河边，一片雪白玉洁的芍药花，正吐蕊喷芳……

蒙儿停止了哭喊，乖乖地躺在妈妈胳膊上。为了让他们夫妻倾吐最后的爱，严翎来到了走廊。

在这里，她听到了两颗心在剧烈地跳动：

“岭哥，俺实在对不起你。”

“不！是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你的毛衣刚织了一半儿，蒙儿的鞋子还没有做上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些了！”

“别太难过，这是命里注定的呀。只要你能把蒙儿拉扯大，我、我也就……”

“你放心……”

“小严是个好姑娘，你不要怪罪人家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岭哥，答应俺吧——”

“……”

沉默，一阵可怕的沉默！严翎预感不祥，急忙跑回病房——这时候，吴春花已经闭上了眼睛！

高元岭，这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，紧紧地抱着妻子，拼命摇撼。“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”——此时此刻，他泪如泉涌，连一声也哭不出来了。

严翎把蒙儿从床上抱起，紧紧地搂在怀里：心脏贴着心脏，泪水和着泪水，哭声伴着哭声。

高元岭猛地推开窗子，冲着广漠的蓝

天，悲痛欲绝地呼喊：“春花——！”这声音撕心裂肝，令人肠断。

他目光滞然，泪眼朦胧。恍惚中，他又看见了沂河边那个湿漉漉的小女孩，看见了田野里那个笑咪咪的小妹妹，看见了茅屋中那个羞答答的新娘子……不寻常的命运，不寻常的婚姻，自然有不寻常的情感！他们成家只有三载，而真正的夫妻生活还不满半年。繁重的农活和家务，使她积劳成疾，本以为到这儿……可万万没有料到，此行竟会成为永诀！天哪，这一切都怪谁呢？

望着满脸是泪、哭闹不已的蒙儿，严翎心如刀割。可怜的孩子，不幸的宝贝儿，我欠下了你一笔债呵。长大以后，你能宽恕我么？不，不要宽恕我——永远不要！

高元岭转过身子，他象一头受了致命伤的猛兽，两眼发直，一步步朝严翎逼来。她一动不动，闭上两眼，准备接受任何惩罚。这时，他如果抡起胳膊就是一拳，或者抬起腿来就是一脚，自己反倒会觉得轻松些——虽然肉体蒙受一点痛苦，但精神上却可以得到解脱……

“事情完了，你，你走吧。”不料，满腔悲怆和怨愤竟化作这样一句话。

说完，他从她的怀里抱过蒙儿，疯狂地吻个不停！泪水洒在稚嫩的脸蛋儿上，象血滴，象露珠儿……

严翎的心一阵剧抖，终于留下一道滴血的伤痕！

五

夏天来了，这里的气候显得越发宜人。迎着湿润、暖融的海风，严翎回到了师机关。

瞧，几十天不见，变化可太大了。那两排苹果树枝繁叶茂，摇动着青楞楞的小铃铛；西红柿、青椒、水萝卜长势喜人；向日葵、玉蜀黍蹿起一人多高。整个“白宫”都被“绿军”包围，只露出了那个耀眼的红十字。

然而，窗前的白芍药还没有开花。它细高细高的，瘦骨伶仃，仿佛一个患了贫血症的弱女子，已经失去对美和爱的追求。它缺少水分还是粪肥？它缺少阳光还是管理？也许什么也不少，也许什么都缺；关键是它有共生的习性——春花说的对——它缺少的是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……

对于花来说，环境是决定一切的；那么，对于人呢？大家总是说，挫折和教训能使人变得聪明。我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惨重的挫折？它的教训又在哪儿？不把这些答案找到，自己将永远是一个悲剧角色。当然，内因是主要的；可是除自身某些弱点外，是不是也有个环境问题呢？翘鼻子石妍在来信中写道：“你那儿的条件实在太优裕了，优裕得令人担忧——小天鹅，当心被网住翅膀！”

呵，网——有形的，无形的，有意的，无意的……

“哟，严翎！大家都等着你呢。”方所长还是笑微微地迎出来，显得分外亲

热。

噢，对了——今天要召开党小组扩大会议，分析事故原因并讨论处理意见。好，那就请大家帮助自己找找答案吧。

所长室里，已经坐满了人。一个个都绷着面孔，神情沮丧，好象在开追悼会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吴师长也被扩大进来了。老头子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，只是默默地吸着雪茄。见此情景，严翎没敢看他，径直坐到墙角儿。

方林给老师长倒了杯浓茶，然后便念了段开场白。不知为什么，半晌没人发言，他便清清嗓子，打响了头一炮：

“这次事故嘛，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，工作马马虎虎，不深不细，拖拖沓沓……至于严翎嘛，主要是个技术问题，新来乍到，事故难免……”

“那你的处理意见呢？”老师长插了一句。

方林目光一闪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一，死者患的是不治之症，即使处理及时，也不过多活个三、五年。二，严翎在后期护理中，工作得很出色。鉴于上述两点，我提议免于处分。”说完，他以为一锤就能定音，便朝吴师长笑了笑。

老头子只是不置可否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弄得大家面面相觑。

此刻，严翎心里翻腾不已！当然，谁也不愿意受处分，背上个沉重的精神负担，但是，不填那张卡片，就没有负担了么？再说，还有纪律和良心……什么“也不过多活个三、五年”，什么“工作得很出

色”，说得太轻松了——仿佛在谈论一部电影！奇怪，他为什么要大包大揽？为什么要当着师长的面极力替自己开脱？这时，望着那张不动声色的脸，她看透了他的心——不用说，这位关系学专家，一定掌握了吴叔叔和爸爸过去……

方林向大家扫一眼，敲敲桌面说：“还有什么不同意见，请发表。”不好，他是想来个越俎代庖吧？

“我发言！”

严翎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站起，把头发向后一甩，掏心剖腹地说：“这次事故，有技术问题；但主要的，还是由于我的骄傲和清高，我的固执和自以为是所造成的……”接着，她挖根找源，把近期来的思考和忧虑，一古脑儿端到桌面上……

最后，她仰起脸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所以，我请求组织一定要给我严厉处分！”

听完她的发言，方林瞠目结舌。大家也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此刻，老师长凝视着她涨红的脸，慈爱地笑了。

“我，我说两句。”不善辞令的李野终于闷不住了，扶扶眼镜站起身，“严翎同志的发言，使我感到……怎么说呢？这次事故，自己也有责任！开始，对于她的诊断，我曾经有过怀疑……但出于某种卑贱的考虑，却没能……我，我丧失了一个医生最起码的道德！”

说完，他痛悔地闭上两眼，嘴角抽搐不已。接着，刘大姐和小颜子也相继表态。她们用不同的语言，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想法：正是大家对严翎那种不负责任的、

过分的“尊重”和“信任”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

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严翎感动得泪光闪闪。是呵，她感激大家的率直和坦诚，感激大家敞开了思想和心灵……可是，这都怪他们么？不，根子还更深、更深……

那么，应该怪谁呢？

呵，网——有形的，无形的；有意的，无意的……

今后，我该怎么办？

夏天的夜晚，显得更加静谧而神秘。

幽蓝的天空上，星光灿烂，一颗挨着一颗，一闪接着一闪，象无数只眼睛在注视着这个世界。

踏着月光，严翎拎着手提兜儿，一直朝家属区走来。月色里，她的面容显得皎娇而柔静，使人不由想到盛开的白芍药。

连日来，她一直坐卧不宁，心绪烦乱——

“算了，事情已经过去……”

“可是创伤呢？已经留下了。”

“其实，你不过是心灵感到有点不安罢了……”

“是呵，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，那我岂不成了木乃伊？”

在她的脑海中，常常有两个小人在争辩。现在，自然是后者占了上风。是呵，正是由于自己的过失，在那父子俩的心上刻下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痕。你说是“赎补过失”也好，你说是“拯救灵魂”也罢，反正都有必要去进行一次探望。其实，这

乃人之常情，无可非议。

手提兜里，装着一双刚买的童皮鞋，还有玩具汽车和小手枪。为什么要买小孩鞋呢？这是因为春花临死前留下那样一句话……虽然，它微不足道，但倘若能换蒙儿一笑，也会使自己感到莫大安慰。

花前树下，人们都在乘凉儿；海阔天空，谈兴正浓。她趁大家不注意，一拐弯儿，钻进了后楼。

两只脚，一蹬一蹬地向上登；一颗心，扑咚扑咚地跳个不停。此刻，严翎不由得又犹豫起来。一想到那张冷冰冰的面孔，她就有些打怵。上两次交锋，都被他弄得狼狈不堪；现在，失去妻子的痛苦，将使他更加暴躁无情。他能不能把自己拒之门外？能不能……管它呢，我又不是专门找他吵架，而是想看看孩子。

是呵，蒙儿近来怎样呢？一定长得更加逗人、更加可爱了。他会不会知道，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人间了呢？也许知道，也许并不知道——孩子毕竟是孩子。自己不就是如此么？妈妈都埋葬一个多月了，可总想着她在山上睡觉。后来，哥哥才含着眼泪告诉她，那叫死……

噢，“407”——就是这个房间。

她屏住呼吸，在门上连敲三下；半晌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“阿姨，你找谁？”这时候，楼下跑上来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。

“高排长在这儿住吗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他有个孩子叫蒙儿——”

“呵，小胖墩儿！”

“对，他们在哪儿？”

“昨晚儿就走啦。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一颗热乎乎的心，蓦然掉进冰水里。她茫然若失，恍恍惚惚，不由自主地推开了门。

呵，这就是他们的房间——屋子里空空荡荡，除两张木板床和一个旧圆桌外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不久前，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温暖的家庭；而现在人去屋空，留下的只有凄凉、寂寞和哀伤。此刻，她不由想到了瑞典斯特林堡的小说《半张纸》。那么，他们呢？会不会……

严翎扫视了一圈儿，却什么也没有见到。可她掀开草垫子，眼前忽啦一闪：竹针，蓝线——咦，这不是春花未织完的那件毛衣么？！她心里一热，把它紧搂在怀中，默默地织了起来。

“呵，原来是严医生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“羊角辫”领着爸爸——作训科马参谋走进屋子。他一进门槛儿，便亮开了大嗓门儿。

“你想来看看他们？”

“对……”

“可是，他已经被调回连队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

“你想嘛，老婆死在了机关，如果再继续呆下去，这影响……”说到半截儿，老马故意瞥她两眼，嘿嘿一笑。

影响？什么影响？对谁的影响？从马参谋那隐约闪烁的语言和眼神中，严翎顿时明白了大半儿。不用问，这一定又是